

人间物语

我偏爱人间寂静的部分

朱武英文

1. 立春：花与书

一棵月季，四年前预备送朋友，黄色的，后来知道不很适合送人，便自留。没有想到的是，它开，一茬接着一茬，一年接着一茬。它开，从立冬开到小雪大雪冬至，又开到了小寒大寒。一直开到了立春，牡丹一样的月季才有点累了。

几乎每年都会养兰花，也几乎每年都养死。立春时，斗胆再入手一棵。

卖花的女子说，一定要记得，不要太勤快，没干千万不要浇水，浇水千万别浇在花朵上。

原来我的错误在于太勤快，太热爱花朵上饱蘸露珠般的水。

——有时候，太热爱往往带来的是毁坏。

还是水仙最好养，几颗鹅卵石，一点清水。立春的阳光轻轻一勾，便含苞欲放了。

我坐在水仙旁看诗人韩东的《五万言》。

他说：很想写诗，但不想像以前那样写了。50岁的人写的诗应该是什么样的？招魂也招不来逝去的状态，唯有诚实才能广大。

他说，春风让人伤感，只因生机之故，想念离去的人，他们是一些空出的位置，和我并行于世。他们就是，或者已经化作了这流动的无形的广大。

我觉得他说得不错。就像他的诗一样不错。

不过，没有前几日看的野夫文字凛冽。

看野夫文章如水浒英雄痛饮烈酒，酒到微醺，往事浮现，与南来北往兄弟抱头痛哭，各自踉跄，向暗夜深处去。

而柴静写的序，文字也真是好，洒然有民国遗韵。

2. 谷雨：幸好我们还有图书馆、诗歌和音乐

图书馆终于半开放了。有久别重逢的欣喜感。借菲利普·罗斯《行话——一个作家和他的同行及作品》。赵瑜《别想跳过这些书》。西闪《国家的计算》，毛尖《一寸灰》以及蓝蓝《花神的梯子》。

花神的梯子通向哪儿呀，图书馆呀。

如果有天堂，我们都相信一定是图书馆或者书店的样子。

图书馆的小H发了《在无锡，遇见书店》。

无锡新华书店。百草园。润生书局。钟书阁。大众书局。字里行间。惠山书局。西西弗斯……每一个都亲切得要命。

幸好，我们还有书店。

他的豆瓣简介只有一句话：“诗歌之光，照亮突然醒来的人”。

他在一首诗中追问：是什么让失魂落魄的心在春天里提着灯笼？是什么让船夫在寒冷

的冬夜，在河流的尽头漫长等待，追寻那颗被冬天命名的心？

在聚合与离散之间，纵使河流淹没了一切，纵使我们“等待着茫茫暮色”，也相信“必有人重写爱情”。

虽然，他的直播更像一场促销。虽然，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虽然，北岛老了。西川老了。蓝蓝老了。

幸好，诗歌不老。

崔健当然会迟暮，但崔健的音乐因为渗入了文学和哲学上的表达，难得保留着摇滚乐最珍贵的社会批判性。

崔健总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你递上一杯烈酒，并先饮为敬，并对你说——老子根本没变！

在某场春天的演出过后，在与窦文涛的对谈中，他说：“这几十年，不该变的都变了，该变的都没变。”“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宽容的人。”“得有人告诉你幸福是什么，音乐就是在做这个。”

幸好，崔健没变。

否则，我们无处撒野，我们一无所有。

3. 夏至：宜看云赏花，宜借书吃馄饨

看完手头最后一本书，奈保尔《自由国度》，惦着过书瘾。

“海水不管在深夜有多黑，到了早晨总会重新变蓝”——

自大和谦逊就这样奇怪地燃烧，投射出的光亮经常会以新的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方式揭示这个世界。奈保尔的文字永远像海水一样尖锐，富有冲击力。

晚散步至图书馆。知晚间借阅尚未开始。有点遗憾。

夏至日晨，穿过一广场辽阔的声浪去市图。借卡罗·罗韦利《物理学家的智性冒险》与司马辽太郎《马上少年过》。

暑假快到了，有的是时间看书。

两本一借，似乎快乐便乘以二又二分之一了。哈哈。

夏至。宜看云。赏花。焚香。宜饮杨梅酒。用薛师傅家杨梅做成的杨梅酒，色泽口感都很好。

宜吃馄饨。无锡老话里说，夏至弗喰馄饨，死咯唔不坟墩。

说得杀气腾腾，骨子里不过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安然度夏的温柔。

仿佛北野武的菊次郎。

4. 小暑前的云与被忽略的小红李子的N种表达方式

六月底的时候，云很好看。那时，晚饭后，可以随意外出散步。而云是多么有趣的一群家伙。

前一秒火红，后一秒金黄。上一秒飞天，下一秒下涌。

常常会停下来看云，看到连

步也忘了散。而周围，全是停下来用手机追云者。老的，小的都有。六月底的时候，云真的很好看。

小红李子 是买冰糖李时薛师傅随赠的。

“吃吃白相相”。一大盆。小小的。红红的。有一点酸。

洗干净了，挑软一点的，去核，炒李子酱。

抹一点在自制的面包上，酸酸甜甜，可以绕梁三日。

硬些的呢，做李子酒。颜色生动。

还有两只最美的，舍不得吃，用来做书签。卡洛·罗韦利《物理学家的智性冒险》与门罗《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

六月底的时候，学生三年作文自选集《夜空中最亮的星》制成了。

书，很薄，54个P。

“要是4的倍数，这样才不浪费。”排版的小张善意地提醒。

书，却也很重。印刷费，由学生为多期《全国优秀作文选》做“评论天团”所得与我的部分稿费庄严组成，所以格外有纪念意义。

六月底的时候，他们来学校交志愿草表，书很郑重地发至每个孩子手中，相互签名，互道珍重。

后来，因为疫情，他们“云毕业”了。

一时，我和班主任老邵都有些不合时宜的惆怅——下一届，还会遇到这样天真、纯净的孩子吗？

5. 立秋：我偏爱人间寂静的部分

父母的老屋预备转手，我们姐弟几个约好了去打扫。

“我们要的基本都在新屋里了，老房子里，你们要的都带走，不要的全卖掉或扔掉”，父母嘱咐。

临走，妹妹拿了些琐碎的生活用品，弟弟带走了他年轻时的照片集。

照片里的弟弟，白衬衫，牛仔褲，摩托车。青春正好。

我拎走了两大袋子书。

一些是父亲的旧书，冯梦龙的《三言两拍》，高阳的《胡雪岩》，周一良的《世界通史》系列。一些是我刚上班时买的，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欧文·肖的《拜占庭的黄昏》，《西方伦理学流派》。

——年轻时的口味总是很奇怪的混乱。

其中一本《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记录着购于1990.08.07。

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于毕业分配一个终于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却在天的日子。

我与这本书，与那个刚走上工作岗位，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充满了可能的年轻人之间隔着，三十二个立秋。

履痕

访鸿声“丁公桥”

邹炜文

《梅里志》载：荡口镇，相传为孝子丁兰故里，南有丁公桥，其遗迹也。王仁辅《无锡县志》里，也有“丁舍”地名。

由此，我一度对“荡口古称丁村、丁舍，相传为东汉孝子丁兰故里”这一说法深信不疑。

前几日早上下了一场雨，便与友人前往我的老家鸿声与后宅交界处赏荷。

听闻这个赏荷打卡地很久，却还是第一次来，梁鸿国家湿地公园向南150米，便到了目的地。

放眼望去，这是栽种在一大片稻田里的荷花，虽不足百亩，却因荷花次第开放，颇为壮观。

莲叶翻滚的花田间，有栈道逶迤连接凉亭。凉亭内着旗袍的女子正对镜梳妆，大概是准备与荷共影。

花田旁缀以多个古墓，墓上青草披覆，倒也颇有趣趣。

荷田之外另有一处池塘，塘中一树，自成风景，与友人选择了一模一样的角度为这棵树存下照片，又为这相同的审美欣然离开。

看时间还早，友人提议带我去看“丁公桥”。

从荷田折回飞凤路后，很快就拐上一条高德显示为“南泉”的乡道而抵达一个叫“南前”的村庄。过了村口的南前桥，向北走上50米左右，便看到了传说中的“丁公桥”——高德地图显示为“钱公桥”。

钱公桥桥身由三节石板铺就，南北向横跨在泰伯渚支流南前河的三岔口上，金山石桥面略呈拱形，南北两节桥板凿有台阶。桥周野草萋萋，驳岸和桥北是村民种的蔬菜。

站在这没有桥栏的桥上，能看到栏孔尚存。石板两侧，能看到清晰的如意纹。

在陆路交通尚未发展之时，家家户户出门靠船。南前村的百姓，在此向东可抵荡口，向西可达鸿声。

南前村，据说从前也是个繁华古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说是一位姓钱的名将，因功被皇帝封为“钱武树王”并在此为其建造王府，此地便取名“南钱”。这是网上得来的信息，不足为信，这“钱武树王”却让我想到了“钱武肃王”，七房桥之钱氏，正是武肃王钱鏐之后裔。

所以这钱公桥为钱氏出资建造，应该大差不差。世更代迭，钱氏后人逐渐迁居荡口镇、鸿声里等地，“南钱”之名以其读音传为“南前”亦合乎逻辑。

至于它为什么还有一个“丁公桥”之名称，桥北堍的文保说明碑上言称“此桥传为瞻桥钱姓望族与丁氏大族所建”。既为“传”，可见并未获得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记载。这“丁公桥”，大概率没丁兰什么事，钱公桥所处为鸿声七房桥所辖，跟荡口镇也没多大关系。

至于我们经过的村前那条“南泉”路，估计也是因“钱”“前”“泉”三字在当地方言里读音完全相同而以讹传讹了。

眼前这座又名丁公桥的钱公桥，已非明朝初建之桥。

在北桥堍内侧有题刻：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十月吉立里人募捐重建石作陈耀光领众造

在南前古镇日渐衰败之后，江南水乡之南前河便再也不见往日繁华。如今桥北的村庄都已拆迁，除了偶尔有村民前来侍弄菜地，已少有人迹。钱公桥，这座“小桥流水人家”的历史遗存，逐渐湮没在了荒草之中。